

高陵河口爲浮橋以渡涇分路並進遂將高陽莊穆家村舍家村蕭城鉏家堡
韋家溝多巢一律平毀始抵咸陽之蘇家溝拋擲礮火彈登時火光四起各
軍縱橫蕩決斃賊四五千入蘇家溝始爲我有忽有馬賊二千餘自渭城來援
官軍鼓勇殺退趁勢尾追沿途又克新馮村穆家寨各巢直薄渭城渭城城大
而堅池深而險逆賊拚命死守槍礮如雨攻撲多時猝未能下面副將孟宗福
冒煙突火拔幟先登總兵姜玉順繼之砍倒守城悍賊多名乃大開城門官軍
擁入奮力截殺斃賊無算其奪路奔逸者馬步賊不過一二千實爲當時第一
血戰次日又平白起壘賊巢賊皆西遁咸民稍蘇

同治二年西安將軍多隆阿戰死蓋屋回與捻相勾結勢復熾捻匪殺戮稍減於
回而淫掠喪脅或刺人面作字一日有賊十餘萬過城下語守者曰勿動我不
爾攻也守者亦畏其衆未敢礮擊後陝甘總督秉廷命督師西征遂捻而東遂

回而西陲境乃告肅清云

宣統三年九月朔省垣革命軍起邑有莠民欲因之作亂人心惶惶罔知所措越五日陝西都督張鳳翽命陸軍學生王士驥等旋里協同官紳倡辦民團邑人乃恃以無恐

民國

元年正月六日甘軍自醴泉來攻吳都督世昌出城禦之中彈而歸甘軍攻之益力城瀕陷日將暮援軍來自省血戰於東北兩面城守者亦繼而助之殺敵頗多渭之南岸又以巨礮向治城西轟擊甘軍不支乃遁去 二月三日駐咸毅軍潰大肆劫掠商家財物爲之一空過渭又掠牲畜

五年四月郭堅來先是袁世凱稱帝陝西將軍陸建章附之旅長陳樹藩以討袁軍入省逐建章而令郭堅自涇到咸騷擾異常民大失望

十年六月陳樹藩聞閻相文來督陝棄城而西過咸陽知馮玉祥將追及令劉世
龍守禦之世龍憚馮聲威聞其在河南街開礮即豎白旗降馮軍遂入城

十五年四月嵩軍掠地至咸境陝軍姚震乾等與戰於豐橋之東敗歸治城渭水
以南皆爲嵩軍有越十餘日姚軍赤身渡渭奪得豐西多村尋復失之兩軍遂
夾渭而陣相持累月八月嵩軍由草灘北渡城外陝軍皆西避縣城被圍蕭金
玉王寶發等死守兩月餘僅得不陷後聞國民聯軍來自甘嵩軍乃懼乘夜解
圍去復據南鄉守渭岸以拒聯軍聯軍欲由南門外渡而擊之阻於礮乃改由
興平張家寨濟師逐之而東

十九年九月馮軍棄陝時省垣無兵李某率黨來咸日肆劫掠民不堪命其往窰
店者尤甚今陝西主席楊虎城兵來乃西退

拾遺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遇之無禮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咸陽令烏首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泣烏爲頭白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歸之

秦始皇嘗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古今刀劍錄

阮翁仲身長二丈三尺少爲縣吏被笞歎曰大丈夫當如是耶始皇時拜臨洮守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爲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拜廣輿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復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筵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真樂無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

用七寶飭之銘曰璠璣之樂玉管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
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照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
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掩
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
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渭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
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
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
十柱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
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象
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猶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

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付留之象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水經注

漢武帝過長平坂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備問於東方朔曰必秦故獄也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釋酒之立消

長陵高公子西河雖爲游俠而逡巡退讓有君子之風史記游俠傳

漢昭帝遊渭水使羣臣漁釣爲樂時大夫任緒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頭有一角長二尺牙出唇外帝曰此魚鮠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大官爲鮓骨青肉紫味甚美拾遺記

安陵三輔黃圖去長陵十里關中記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善啁戲

故俗呼女啁陵

安平二陵之人除見官師人物外安陵人後漢有安陵令楊俊見魏志平陵人前漢

有士孫張平當吳章張山拊鄭寬中塗惲見林傳李尋鄭崇見本傳後漢有班超子

雄勇徐幹見班超傳韋彪張堪賈逵見本傳梁讓見梁鴻傳何寵及子敞見何敞傳蘇純見蘇章傳宋

果見郭泰傳宋艷見宋后紀宋楊見清河王傳孟冀見馬援傳范滂見杜林傳賈徽見賈逵傳又後漢有平陵

令李義見魏志裴潛傳注案以上安陵平陵人及縣令俱依前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列入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或以為輕薄世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

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

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西京雜記

石安原在涇陽西南高二丈東西三十八里南入咸陽界十六國春秋前秦符健

登之而歎曰美哉斯原有終焉之志

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以緘袋盛置箱中爲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嫗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日珍珠船

開元中三輔大旱元宗密投玉龍子於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左侍御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泣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爲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明皇雜錄

唐會昌元年十月帝如咸陽武宗喜獵遊武林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郭太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太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毋拒直言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獵幸稀小兒武林等不復橫賜矣

唐書郭太后傳

白樂天與元微之情如昆弟及爲元墓志銘尙酬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價當七萬前代之重文輕幣如此今則重幣輕文作者鮮有賣文爲活者矣
出呂種玉言鯖

李道咸通末爲鳳翔府士曹推發塚賊云爲盜三十年咸陽北岐山東古塚皆開掘嘗入一塚自挺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箭出不已百餘發乃止以物撞開一盜先入俄中輪劍死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疾如風勢不可近拒以橫木機關遂定拔去劍至其中帳幄儼然屬褥舒展漆燈甚明木偶姬妾皆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板鐵索懸挂以木撞之砂流如水不可止奔馳出已深二尺餘良久砂滿塚內不能復入又一墓在咸陽原上旣入得鏡兩面照人鼻在側畔以背鑑之人儼然而倒立錄異記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劍擊之鏗然以墜視之白玉簾也

有中官取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聞見後錄

邵博云余嘗秋日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太白樂遊原詞者一坐凄然而罷聞見後錄

高陵志載中渭橋橋柱七百五十明時水落猶見一二

清提督李麟者生之夕虎嘯於中堂後征西打棹子山麟馬前馳後軍望其馬後一黑虎隨之奔走

同治六年回逆陷慶陽其屬縣寧州合水環縣之民逃至正寧之棗刺街約數萬人流離失所悽慘萬狀陝撫劉果敏公編爲八旗其一二四六八旗安於涇陽高陵三五七旗安於咸陽東鄉一帶開墾荒蕪男婦荷鍬持鋤披荆斬棘歷三年之艱苦變荒爲熟

康有爲字長素廣東南海人輔德宗力行新政與劉古愚素不識面而志同道合

常以書相往來遭時忌其黨多死康逃之海外古愚幾遭不測民國十二年康至咸陽徧謁周漢諸陵墓訪古愚後裔得其少子瑞駢執其手而泣曰吾負古愚吾負古愚

咸陽縣志舊序

江山秀

嘗考周禮著職方之典列國各有紀乘乘乃錄事備物昭史之義而弘載之也咸陽固爲豐鎬之舊自秦廢列國爲郡邑此地實爲禹貢建邑之始歷漢以後都會多因之古昔志名勝者靡不首推焉余於皇上龍興辛卯春拜命受符備員於此及入境目擊凋弊亟索志以考其興替之由不可得應者以板冊灰兵燹已久余不勝鯁鯁然憂皇皇然恨不能旦夕復之也竊意守土者無志而治猶如舍規而圓離鑑而照也師心自用迷害何窮倘觀風有採奚應焉名區缺典於憲綱容緩計乎蒞事以來凡事裨地方者靡不殫精瘁力毅然任之惟此邑志非咨諏本地

之文獻叅畫風土之乖宜能冒舉乎因共圖於庠翰侯君庀邑人文學三四友以襄厥事蒐獲舊志殘簡二帙亦齜齜焉善矣但歲久世遠字文不無魚魯事變已多桑海因革損益有不得不重輯而鼎新者亦時也勢也于是博稽秘典廣詢耆碩芟靡補漏寧質無華寧直無阿務以昭憲綱非敢炫文飾也數閱月而工始竣余披覽之愈不勝鯁鯁然憂皇皇然慮其有不逮者何蓋未志以前猶可以恣意爲得失今稽之土地有沿革矣考之文獻有明徵矣察之民物有定制矣揆之政事有先型矣稍軼焉師心之咎能免于國憲負民社乎矧成邑列聖首善區也謨烈煌然於斯未墜今上關雖伊始化洽周南每下重民飭吏之詔不敏秀承乏此地雖汲長綆短敢不輸蒸勉效盡一命之責仰體聖化維新昭代媿徵前賢乎漢班固亦成人也著地理獨詳於政治風俗其意之重責於司土者良有以也故三輔擅循良諸君子誠有所規鑑焉余之才與政固不能方古人於萬一而以司土

自責之思殊無異旨也今日之志成實爲自樹規鑑方圓妍媸將以式而自勉之也後之君子令此地者知與罪又奚辭焉因名之以乘然其義亦不無所竊比云時順治九年壬辰仲春上浣之吉

舊序

蕭如蕙

昔余讀三輔黃圖常慕關中山川古蹟之勝甲海內強半出自咸京一邑內及筮仕此地索志以觀言舊志久湮其所存者乃前尹余鄉江子玉所纂也文質兼備彬彬然善矣按志攷蹟雖其川原如故風物如故其間有一二可議者亦姑俟之異日耳居無何南陵秦夫子視學關中市下車即以修志檄各屬余愾然嘆曰盛矣哉公蓋以典學迪斯世乎殷然以省方觀民之法弘教思無窮之心蕙雖風塵簿書寧不樂體隆懷亟公厥事於是叅閱則有司訓王君卿訓導楊君紹起輯訂則有文學張生爾新杜生必發王生調鼎許生際明前志中有畧者詳之溢者汰

之隨時爲政者權輿之庶蛇足與掛漏兩無弊也刻期工竣齋候憲裁蕙竊有感焉夫郡邑之有志卽列國之有史也志蓋史之翼經之裔也修之道有二以言著者如孟堅之綜覽百代耳剽目涉止足以彰典故以事垂者如禹貢之職方九州身任地歷實足以達時變蕙之蒞咸身任其地者也重修此志非務以文著也灼知以彈丸之區自古爲全秦都會之要故其三川勝蹟聖烈王謨咸之所有者他邑所無至於供應繁騷民艱吏苦又他邑之所無者倍爲咸陽之所有蕙不肖三載飲冰褫餼是懼幸際秦天子以獻風西土俾各屬之志成庶令職守者可以鑑芳型明經者足以識風化翊文運而廣學術詎細故也哉蕙與闔邑士誠嘉賴以不朽云順治十有四祀丁酉仲春朔吉

舊序

黃中璜

夫一代之治亂一代之信史記之至於郡邑之事則百無一二焉使郡邑而缺紀

乘則山川風土錢穀徭役以及循良薦紳孝子烈婦之實千百世而下何所據以
考正乎此志所由作而有心世道者均視爲不可忽也咸陽地處省右昔爲西京
故土今稱關內名區前令江蕭二君後先修志其節目次第文章議論炳炳麟麟
已足昭示來許璜於庚子夏孟承乏茲土適茶使者許公省方之暇檄修三秦通
志而一時執簡諸君子復與璜有聲氣之雅因不辭鄙陋遂考之職方搜之家乘
質之先達少爲增削兼附以俚語數篇雖不敢媲美始作後之采風問俗者按籍
而稽不致有亥豕門閭之疑未必無小補云康熙二年癸卯孟春望日

舊序

張枚

大凡宰一邑者必知一邑之風土人情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故邑之有志所以備
載川原風物往蹟芳型使爲吏治者藉以因地規情酌今準古敷政優優所從來
矣矧咸邑爲周原陸海最聖君哲相謨烈勳猷洋洋乎彪著千古余於甲申秋捧

檄來蒞斯土慨然想見豐鎬之遺風退然不勝罔敢率爾言治因取舊志披閱誠欲得其今昔同異之故而思所以轉移化導數月以來飲冰集木惴惴如一日也志爲前令江君載筆蕭黃二公相繼脩葺其疆域形勝錢穀戶口人才物產固已犁然臚列洵足傳信古今但自丁酉距茲五十年間賢達風流微文軼事湮沒弗紀者已不可勝數憶余於前乙丑丙寅中與王子元理元亮增纂我太平邑志發凡起例分條晰縷猶有未安而今元理需次中翰元亮兩握銓篆紀綱班聯朝野稱君子余方以下吏風塵碌碌簿書乃欲從剩水殘山間收攬成編不亦難乎顧縉紳父老不無能言之者因不憚搜羅博訪採葺增補今而後庶幾一邑之風土人情恍然於耳目胸臆間而私心竊奉爲金鑑孜孜朝夕匪懈以電勉靖共聊爲政教之一助云爾若曰修志則吾豈敢嘗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孟秋朔日

舊序

臧應桐

邑之有志紀載一同之書即通志國史之本也辭尚體要義衷於則非三長兼擅者亦不與於斯應桐幼隨先大夫任辱與浙東賢士遊粗知拈翰日以俸列賢書驟登仕版十餘年先後入秦學殖荒落其氣竦神涌欲成此書乃不以猥無片長抱蚊負慚不亦妄與惟是我國家當奕葉重光之後德化洽於寰區如咸原之田賦有經民屯一體舊時之榮草蓆紫稈粟甘遂櫻桃土貢悉免耕籍祭雩渭陽之墟有壇常平義社冀闕之野盈粟固初志所未有也散司農錢綱維振肅渭城則故壘鼎新畢陌則寢園重隴旌揚時逮九井知榮鄉飲歲行五陵觀德是雖偏隅下邑亦實有沐浴既深日新月盛之象豈舊志趙張二令所能於秉筆時知來及此哉以故初志村屯一千六百五十二戶今則一萬五千二百二十有奇矣初志載桑二千四百三十九株今則遠揚遍野難更僕數矣初志城垣計四里一百五十三步今則周環八百有奇矣初志耆民一十八人書九十二者一今則踰百齡